

呼和浩特当代作家作品精粹

一瓣集

张明馥 著



远方出版社

呼和浩特当代作家作品精粹

一瓣集

张明馥 著

远方出版社

序

白 音 张国民

一套展示我市文学界部分诗人、作家近期创作成果的文学丛书最近由市委宣传部组织、市作家协会编就了。并定名为《呼和浩特当代作家作品精萃》，亦即《山丹》文学丛书。日前，作协的同志邀我们为之作序，我们欣然应诺下来：给一个创作群体出系列作品集，这实在称得上我市文坛一大盛举。

我们的诗人、作家肩负着“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的重大社会责任。此举之意还在于体现我市文艺工作者履行这一职责和使命的实践的成果。不仅如此，它对于调动我市文艺队伍创作的积极性、展示我市文学创作阵容的总体素质和实力、培养和发现文学新人、带动和促进我市文学事业的繁荣等方面都具有明显的示范作用和积极意义。

作为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其人文、历史与民族风情是独具特色的。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这座历史文化名城，正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化。而

我们的诗人、作家正是在这块古老而充满诱惑与生机的土地上，面对日益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和商品大潮的冲击，甘于清贫做着默默的耕耘。他们不仅以数量相当可观而又风格迥异的优秀作品，为我市两个文明建设作出了贡献，而且也为边塞文学的再度辉煌进行着不懈的探索与追求。为此，我们向这些“人类灵魂工程师”表示诚挚的敬意，尤其是他们中的部分中老年作家，在文苑里苦心经营多年，可谓硕果累累、饮誉区内外，这就更加令人钦敬。

这套丛书的出版，我们认为，反映出呼市文学队伍良好的思想文化素质与发展前景，尤其在改革开放、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特殊的转型期，能够自觉地抵制各种诱惑，坚持深入生活，了解社会，创作出突出主旋律的文艺作品，就显得非常难能可贵了。同时，也充分说明了我们的创作群体具有了很强的“首府意识”与“精品意识”。由是，也使我们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一批更加年轻而富有才气的诗人、作家定会脱颖而出，一批好的或比较好的文学作品也定会相继问世，我市的文艺事业也会更加繁荣兴旺。

当前，摆在我市文艺工作者面前的首要任务是出精品、出人才，为建设好“五个一工程”，为促进我市文艺事业的大发展、大繁荣做出更大贡献。衷心希望我们的诗人和作家，继续不断地加强修养，继续不断地深入生活，从而更加准确地把握时代的精神，揭示生活的主流，歌颂真善美，鞭笞假恶丑。要

不断推出优秀的作品，生产出丰富、健康的精神食粮，以鼓舞、激励人民群众建设幸福的今天，创造美好的未来。

这样，也唯其如此，我们才可以无愧于生于斯、长于斯的这方热土，也才能不负人民的热望和厚爱！
是为序。

目 录

序

霜花	(1)
陇上，那如缕的花魂	(3)
魂牵梦绕“301”	(7)
野趣	(11)
海的印象	(15)
石头卷，浓浓的亲情	(19)
黄河臂弯里的一个梦	(22)
西安饺子宴 味美甲天下	(26)
何以解忧？唯有..... ..	(29)
采蘑菇	(31)
西行散记	(34)
好长的影子	(34)
吊椅皋兰山	(36)
车过戈壁滩	(38)
这里是边城？	(39)
神奇呵，天山	(41)
神奇呵，天池	(43)

奔向吐鲁番	(45)
甜的岂止是葡萄	(47)
挤过南京路	(49)
哈素海断想	(51)
艾蒿情思	(54)
阳台上，一片自然的天地	(57)
一双轻柔的手	(59)
人生苦短 来日方长	(61)
女人无故事	(63)
三毛，我理解你	(65)
我爱，我不爱	(67)
娓娓难诉蛭蛭情	(69)
城市的月亮	(71)
丈夫与石头	(74)
不亦快哉	(77)
歌伴人生	(79)
吃生猛	(82)
叹早茶	(84)
难得的享受	(87)
重读贾平凹	(89)
两曲《钗头凤》，千古断肠声	(91)

如醉如痴与克里斯朵夫	(94)
彩虹升起的地方	(97)
春天咏叹调	(99)
一个不能忘怀的魂	(101)
妙哉，蔡志忠的漫画	(103)
留存在心底的渴望	(105)
门外谈书法	(107)
美哉，中国的 MTV	(109)
塞上秋色蓝	(111)
倾诉	(113)
魂归何处	(115)
后记	(117)

霜 花

北方人家窗子上的霜花是美丽的。有人在文章中赞美它扑朔迷离的图案，有人用诗歌咏叹它冰清玉洁的天然风姿。可有谁能比我更熟悉它们呢？在我的记忆里，它们是一幅幅意味无穷的图画：有的，象原始森林，遮天盖日的树木，几片阔大肥厚的芭蕉叶，一棵粗老的藤蔓盘绕着高大的树干，地上满是茂盛繁密的野草；有的，象一片荒原，辽远而寂寞，只在天边，有几座茅舍，细细看来，仿佛有袅袅炊烟从房顶飘起；有的，象精心设计的图案，跟妈妈在过大年时给我买的花布一样……窗上的霜花挂得厚时，又象一幅幅银质浮雕：峥嵘突兀的山崖，展翅奋飞的苍鹰，目光凝重的老人头像……

提起霜花，我更想到冷。童年在故乡，寒露一过，每天早晨，那五颜六色的树叶、草叶，都镶上了洁白的霜边，窗子上的霜也由薄到厚。隆冬腊月，连窗框、北墙也挂满白茸茸的霜。没有炉子的屋子，全凭一盘火坑取暖。傍晚，霜花盖满了窗子，我闷得受不住，跪在窗台上，用手指蘸了口水，使劲摁在冰冷的霜上，待到指头冻木了，便化出一小块透明的玻璃。我闭上一只眼，把另一只睁得大大的，看着院墙外的路，盼着爸爸走进来。爸爸在离家几百里外的一个车站上当检车工。只有在星期六的晚上

才能回家。他手里提着嘎斯灯，肩上背着工具袋，带着一团团白气进了屋。妈妈给他炒了花生米下酒，他把花生米分给我和弟弟，屋里暖烘烘的，大家的脸也红扑扑的，窗上的霜花开始融化了。我问爸爸：“公寓的房子冷不冷？”爸爸说：“公寓有暖气，窗子连一点霜也不上。”哦，窗上没有霜，又暖又亮，多好啊。

提起霜花，我就想到漫漫长夜。一过了立冬，下午四、五点钟天就黑了。有月亮的时候，透过用手指融化出的一小块玻璃向外看，大地一片白霜，枯树的影子象铅笔素描。深蓝的天空，一轮洁白的月，难得见到一颗星星。我疑心，星星已经洒落在霜花上，要不，何以那窗上的霜花，都闪烁着银光呢？没有月亮的晚上，外面黑得如幽深的洞，我再不敢向外看，只好呆呆地看那泛着朦胧白光的霜花。小镇里静极了，桦树林里，传来猫头鹰的怪笑；不知出处的火光，一闪一闪的映在窗子上。听老人讲，那是东山凹里一只子年老狐在炼丹，可不，那划过夜空的流星，是它把炼好的丹抛向天空玩呢……有洁白的窗花挡着，那神秘莫测的黑暗留在了外面，我安然地睡着了。火车站上传来粗重的汽笛声，我仿佛看见爸爸弯下腰用锤子敲打着巨大的车轮，机头吐出阵阵白雾，我想，那一定是流动的霜花吧。

春天，窗上的霜花消失了，它们变成白云在天上飘，变成了柳树上白茸茸的芽苞，变成了蒲公英的小白伞……没有了花，屋子再也关不住我了。

陇上，那如缕的花魂

深秋。广袤的关中大地笼罩在一片霏霏细雨中。汽车直向骊山北麓驰去，我就要看到令世人惊叹不已的世界第八大奇迹的秦陵兵马俑了。就在我翘首盼望的时刻，田野上盛开着的一种无名小花却首先深深地打动了我。

远处，那些花儿象一片片随意撕扯开的薄纱，东一条、西一条飘浮在已经秋收后的田垄上；近处，缓坡的岩隙中，断裂的土坡上，团团簇簇、丝丝缕缕，垂挂着、漫延着；看不见叶，看不见梗，密密匝匝，万千花朵。那是怎样清纯的黄色啊：娇嫩如三春花蕊，恬淡如秋江月色，与冬小麦的新绿，柿子叶的嫣红，点缀得这陇中大地流动着一派春意。

“是菜花吗？”我问身边西安晚报的一位同志。他笑了：“秋天了，哪有菜花。”

“那是什么花呢？”“野花呗，没名。”

这么醒目，这么众多，却没有名字，一阵凉风掠过车窗，我的心微微一颤。

终于站到了兵马俑坑道前。一刹那间，一种惊心动魄的感觉攫住了我。我被那七千多名士兵、六百多匹骏马、一百多乘战车组成的恢宏军阵震慑了；被那战袍欲飘、细腻逼真、情态各异的秦代铸塑艺术震慑了。当地球上大片的土地还处在蛮荒时代，我

们的祖先就能运用精湛的技艺，给后人留下如此众多的瑰宝，难怪，看着那些挤在参观人群中，脖颈伸长、诚惶诚恐的“老外”们，我感到胸脯更挺、身材更高。

挨个儿端详这些两千多年前我的同胞们，我惊异于他们绝不雷同的面孔和神色各异的表情。有的年轻幼稚，满面顽皮；有的年老体衰，慈善温和；有的嘴含苦笑，似处于无可奈何之中；有的眉峰微锁，一副愁肠百结的样子……再看那显示心灵的双目，竟一律是眼光低垂，恭顺听命的神色！这些席卷过天下、并吞了八荒的“秦之锐士”，哪里还有当年的余威？那神情分明是暴政下备受奴役的灵魂无可奈何的表露。

我惊奇而悲哀了。他们各自的模特是谁呢？是了，一定是塑造他们的工匠，把自己塑上了，把亲人塑上了，把邻里乡亲塑上了。每一个面孔都是一个没有讲述出来的故事，每一丝表情都埋藏着一个无人理采的企望。他们的存在，只有一个作用：证明千万人的灵魂和意志被一个人的灵魂和意志所统摄，多与少、强与弱、善与恶，在这里被最不谐调地组合在一起！自从被驱赶到黑洞洞的地下，他们就在暴君的棺椁旁颤颤惊惊肃立了两千多年！今天，他们又裸露在各种目光下，凝固着历史的苦难。人们惊异于他们拥挤在一起造成的宏大气势，而他们自己，永远是微不足道的个体。我似乎看到那些敦厚的口唇就要开启，无从说起的话语只化作轻轻的

叹息。我不忍卒看，不忍卒听，逃也似地离开了人头攒动的展览大厅。

哦，秋雨一片迷濛。我想起那如烟似雾的无名花，忽然产生一种冲动，一种要细细地看一看每一朵小花，把她们贴在脸边，品她清香、慰她寂寞的亲切而急迫的冲动。

在骊山，动我情思的，还是那灿然的黄花。拾级而上，路旁的岩缝中，东一簇、西一团，蓬蓬勃勃地开放着。近在咫尺，撩人心意。我不顾路窄石陡，伸手去摘，脚下一滑，扑了个空。若不是一位照像个体户拦得及时，我也许会滚下山谷。惊魂甫定，我再不作非份之想，登上了兵谏亭，观赏了当年截住老蒋的那堵石壁，再顺来路下山。走到刚才遇险处，一束黄花捧在我的眼前：是那位照像个体户！我无法表达我内心的感激之情，这也许是一种传感信息，从那地下陶俑们无声的眼神中传递过来，从这手中每一朵小不盈寸的黄花略带苦涩的香气里传递过来？

远离人烟的乾陵宏伟、寂寥，最热闹的地方就算墓道旁卖布制民间工艺品的摊点。老虎、毛驴儿、金鱼儿、喜鹊……用五颜六色的布料，传统的造形，一针一线保留下如今绝少见到的关中风。我一连买了3个老虎意犹不足。面对这些活灵活现的小动物和热情叫卖的婶子大嫂们，真是眼花缭乱，无所适从。同行的游伴过来相帮，他让女人们拿一件自己最得意的，举在一起，供我们比较、挑选。我正

要制止，哪想姑娘媳妇们已齐刷刷站成一排，把手中的作品举在我眼前。待我们终于挑中了一只老虎，她们又咯咯笑着，一哄而散，没有失意，没有抱怨。我带着歉意，正要离去，眼前忽然一亮：哦，又是那无名的黄花，遍开在那些简陋的货摊周围。有些就在人们脚边，像凑热闹似的，开得格外精神。我奇怪，那些杂沓的脚步何以对她们分外留神？这也许是一种默契，一种千百年来，同一片土地上相濡以沫的感应？古城的楼台殿阁不属于他们，巍峨庞大的墓冢与他们无缘，他们被挤到田埂、山麓，默默无闻，顽强绵延。

飞机起飞了，古城西安已在脚下。对那些匆匆看到的和来不及看到的名胜古迹，我并不十分向往、留恋，我知道，全世界智慧者的目光都关注着它们。俯视斑驳的关中大地，我却徒劳地想再看看那些已融入黄土地的辽阔之中的无名小花。我总觉得，这片展示了那么多王朝的轰轰烈烈兴衰史的土地，还有更重要的东西被漠视。我放心不下秋雨中摇曳的小花……

魂牵梦绕“301”

——献于母校内蒙古民族师范学院
三十年校庆之际

当我登上三楼，一眼望见位于楼梯口的第一个房间时，漫漫二十年的时间距离竟奇迹般地骤然间缩短了，消失了！仿佛是在前天，是在昨天，甚至就在此刻，一如二十年前那样，我刚刚下了早操，为占得水房一个较好的洗漱位置，一步两个台阶地奔回来；刚刚下了课，夹着书本，想象着自己犹如满腹经纶、又不失青春魅力的女学者模样，度着方步走回来；刚刚下了晚自习，最后一个离开图书馆，迎着夜的寒风，向着这温暖的所在疾步归来……

哦，我魂牵梦绕的、陪伴我度过了整整五年大学时光的“301”号宿舍呵！看着你门楣上依稀辨得出的301号码，才意识到多少次梦中归来的情景此刻果真成为现实，一阵悲喜交加的感情潮水般涌上心头，举起来敲门的手，竟簌簌地抖个不停……

“301”，二十年来我忘不掉你，是因为对我来说，你绝非仅仅是供我休憩的宿舍，你容纳了我最好年华的太多的憧憬，太多的苦涩，太多的诗情……

熄灯铃不知响了多久，301的“室民”们还没有睡意，望着黑暗中的天花板，四个妙龄女大学生讲

着白天绝对羞于出口的话题：毕业十年后再相逢，每个人将是怎样的情景？没有人表示要奉行独身主义，那么定然有丈夫和孩子。丈夫是谁？孩子更不可思议，被窝中也会觉得心跳脸红。大家认定，十年后，最胖的大芳身边定然陪伴着一个“大骆驼”，怀里抱一颗“大倭瓜”；最矮的小娟身后一定跟个“地出溜”，怀里顶多抱个“小葫芦”（鬼知道为什么用“倭瓜”“葫芦”隐喻“小孩”，而且被大家心照不宣地认可了）。于是，愤怒的抗议和着开心的大笑成了“301”号绝不外传的保留节目。“骆驼”、“倭瓜”成了“室民”们黑暗中津津乐道的话题。60年代初的大学生活有太多的紧张和严肃，可年轻的心却难以禁锢，只有熄灯后的一阵神聊，才使“301”成为沉缅于幻想中轻松、愉快的乐土。伙伴们终于说累了，几点寒星，一股淡淡的哀愁合着甜蜜的企盼撞击着我的心，未来也将有我自己的“骆驼”和“倭瓜”么？如今，“倭瓜”都已长大了，“骆驼”也快老了，301的“室民”们，还常想起当年的戏言么？

我毕业的前一年，正赶上那场“史无前例”的狂风暴雨袭来之时。那些学有建树、呕心沥血、深受学生尊敬的老师，一夜之间成了牛鬼蛇神、反动学术权威被揪斗，被批判；学生中，出身不好的，学业突出的，便被指控为“走白专道路”、“修正主义黑苗子”打成“右派”。我也很快成了批判对象。天昏了，地暗了，同窗好友，转瞬成了呲牙咧嘴的豺狼；校园充满火药味，终于连宿舍也成了大批判的

战场。不敢回想，那时候的“301”成了囚禁我的“牢房”！多少次，俯窗眺望，上面是蔚蓝的天空，下面是碧绿的草地，只要闭上眼睛纵身一跳，就可以逃出这鬼魅的现实……“301”，也许是你给了我太多的温馨，才使我终究没有割舍对生的留恋，也许正因如此，你才在我年轻的心上留下刻骨铭心的记忆？

在激烈的派仗中我们终于熬到了毕业前夕。理想，幻灭了；斗争，厌倦了，只有两颗纯情的心在风风雨雨中靠得越来越近。二十年前，也是一个早春的黄昏，当年是我的同学，后来成了我的“大骆驼”的他，穿了一条少见的裤线笔直的裤子，刮得泛青的脸庞取代了早已看惯了的络腮胡子，突然变得像一个木偶人一样坐在“301”的门边处，讷讷地向我倾述着心曲。尽管在意料之中，我还是感到无以言说的激动和幸福，从此，我们便共同撑起命运的风帆，相依相携，如今已整整二十年。哦，“301”，也许正因为你是我们爱情的奠基地，才使我如此难以忘怀，梦绕魂牵？

校门前的霍林河大街笔直地伸向远方，西侧的寄骨寺、盟果园矗立起一栋栋崭新的楼房。发展得真快呀——赞叹之余却由不得悄然惆怅：没有了，再也没有了，当年，在“301”我无数次凭窗眺望的景象：那老树归鸦，那芳草斜阳，几分诗情野趣，几缕乡愁冥想……我知道，如今母校已发展成民族教育师资的摇篮，在越来越多的关怀、支持、重视下，